

廖辉英都市女性小说系列

去哪儿寻找我的真爱？女人呵！向上苍祈祷吧！

何地 再逢君

• 台湾 •

廖辉英 ◆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前世再逢君

台湾

廖辉英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何地再逢君/廖辉英著. —福州: 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00. 3
(廖辉英都市女性小说系列)

ISBN 7-80640-378-7

I. 何… II. 廖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5585 号

版权登记号图 13-2000-01

何地再逢君

廖辉英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

福州晋安文化印刷厂印刷

(福州新店镇湖前村大井 39 号 邮编: 350012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8.75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80640-378-7

I·296 定价: 1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说说几句题外话

廖辉英

即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、跨足千禧年的今日，女人谈起自己的情欲和身体，仍然是羞涩、忸怩、带点罪恶感、瞻前顾后又有些儿诡谲气氛的。不同于事业的拼搏和能力的发挥，女性的情欲，在阳光底下，依旧遮遮掩掩。

为什么如此呢？今天，有多少女明星大拍写真集，有些虽号称“健康写实”，其实无非都极尽挑逗、性感、暴露之能事，有些甚至都有露点的表演。女性，对她自己美丽的身体或许不愿自专，觉得自豪，甚至觉得可以做为牟利赚钱的工具……无论如何，女性身体虽仍没有完全解放，但是至少某些女体在今天，是可以让女人昂首挺胸炫耀于众，而不必再像千年以来，除了近代一些艺术家偶然的歌颂之外，女体在一般时候，都被拿来与污秽不洁、阴湿隐晦等同齐观。

而女性情欲又如何呢？

女性情欲一向都是被压抑的，这种被压抑的痛苦，几千年来没有松动过，男性以自己的情欲为主体来描述女体，最著名的是房中术和缠足；而女性情欲则永远

是见不得阳光的阴湿禁忌，因为贞节牌坊表彰的，往往正是那些不敢、不能、不懂、不知又不闻不问自己情欲的女性。换言之，在男性社会体制下是没有女性的声音、位置、感觉、自我的，当然更不用说那什么情欲的了！

女性如果敢稍稍放松一下自己的警戒，那可要下十八层地狱、遗臭十八代甚至一百八十代了。君不信，且看看潘金莲有什么样的下场？不肯屈从主人的淫威，被迫下嫁武大郎，进而在王婆设计好的圈套里，和西门庆苟合，再进而一不做二不休杀掉已然知情的丈夫。快乐的日子没过多久，武松寻仇而来，她不得不为这一切付出生命，成为中国稗官野史上永远的娼妓淫妇！永远的女性殷鉴！

一个女人，怎能有自己的感觉？怎能注视自己的身体？又怎能坦然面对自己骚动的情欲？女人不是一向被要求顺从吗？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还得从子。女人只有顺应男人的情欲，做配合的工具，男人给什么，女人就接受什么；男人要什么，女人就给什么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

然而，二十世纪后期的女性，却在自身的女性意识觉醒之后，连带也带动了女性情欲的苏醒。而走在社会脉动之前的女性书写者，很自然就大胆地探测了这个领域。可以说，在注意到女性的命运、女性的弱势、女性的地位、女性的权益、女性和男性的对应新关系之

后,女性身体的免于被侵犯,以及女性对自己的身体自觉,自然而然就成为演进中被普遍注视的新题旨。

身为一个跨足二十与二十一世纪的女性观察者和女性书写者的我,正是用这女性的心和眼,在文学的领域中书写女性。而所有我小说中的女性情和欲,事实上没有一件是能单独审视的,必须透过我所等同描述的当时当地的背景,两性对应、社会形式、经济因素、女性自觉、女性友谊、各项女性支持条件和迫害因素等等一起观察,才显得肌理丰润、有骨有肉。也因此,这些小说尽管情色俱足,却无法用情色小说来界定和界限,我想,女性断代小说庶几可以算是吧。

1

天色由黑转鱼肚白，远远近近逐渐有早起的人声、板车辗过的轮声、工作碰撞的声音等等，此起彼落催开了一天的序幕。

雨淅淅沥沥似乎下了一夜，尽管如此，屋内仍然燥热难挡。

已经远离七热八热的褥暑，虽然天才濛濛亮，但尤美姬已经躺不住了。即使已经生过两胎，尤美姬依然不曾因这经验而显得从容镇定；而且，即便该准备的都已准备妥当，她也惶惶然不能安心。

她慢慢摸索着起身，尽量不去惊动身旁熟睡的丈夫郑松辉。

换上一件穿了两胎的孕妇装，她轻手轻脚走到衣橱边，拿起倚放一旁的小皮箱，重新检视里面那些几日前已经准备妥当的住院必需用品。真的该带的都带了，她至少检查不下十遍以上……

然后，她慢慢走出房间，弯到两个女儿房间去。

四岁的宜君和两岁的如君各自熟睡着，尤美姬为两个女儿盖上薄被，坐在床边的椅上愣愣发呆。

两个女儿都乖巧甜美，但是没生个儿子传宗接代、继承家业，不仅婆婆明着嘲讽讥刺，就连丈夫也十

分在意。尤其尤美姬因个头不高，前两胎都是剖腹生产，按照医生的说法，最多只能再剖腹一次，换句话说，这第三胎就是她最后一次的机会，生男生女，在此一举。

此所以她坐立难安的缘故。

万一再生个女儿，三千金……算了！不会这么倒霉吧！

尤美姬摇摇头，旋即慢慢站起身子，弯到厨房，开始准备早餐。

这时候，腹中的胎儿踢了她一下。尤美姬不由自主伸手去抚摸被踢的部位，半是欣喜地自言自语：

“唔，你急着要出来吗？别慌，妈妈中午就进医院把你生出来。”

这一胎与前两胎的怀孕状况很不相同，胎儿动得很厉害。尤美姬因此不免痴心遐想：也许这一胎性别会不一样，老天可能会赐给她一个儿子吧？

正因为前两胎生的是女儿，家族间的压力，加上她自己心理的压力，使她不敢太在生活上倚仗。虽然家境许可，但美姬也不敢要求找人来烧饭洗衣，怕的是婆婆又有借口说话。尤其第三胎是男是女尚未有定论，在此之前，只好凡事忍耐。

虽然预定剖腹生产，但美姬仍然勤快地操持家务，希望让自己利落一点。反正是最后一胎了，再苦也就这一次，一方面如此想，一方面手脚不停动作着，借此

暂时忘掉手术的恐惧。

那个清晨终于在忙乱中过去，郑松辉照例晚起，两个女儿在将近九点时起床，尤美姬督促她们盥洗、用早餐，然后把几套换洗衣物装在袋子里，一人一个提袋，挂在肩膀，左右手各牵一个，出大门往婆家的方向走去。

“去阿妈家要乖喔，不然妈妈以后不买糖给你们吃，知道吗？”

两个小女孩点点头，四岁的宜君忽然抬头问美姬：

“妈妈，你要生弟弟还是妹妹？”

美姬顿了一下，反问女儿：

“宜宜要弟弟还是妹妹？”

“已经有妹妹了，妈妈生一个弟弟吧。”

真是众望所归，大家都希望她生个男孩子！

美姬苦笑着，把话岔开：

“不管生什么，你们都要乖，不惹阿妈生气，不然妈妈也会生气。”

送到婆婆家，正遇到婆婆在门口，美姬人也不进去，陪着笑容将两个孩子的衣物先给婆婆阿柑：

“一切就拜托妈妈。”

阿柑接过衣物，一边招呼宜君、如君进屋里去，一边闲闲地问起媳妇：

“下午要住院？”

“嗯，过午就去。”

阿柑看看美姬肚腹，摇摇头：

“说尖不尖，说圆不圆，真不知是男是女！”

美姬讪讪笑着，啜嚅说道：

“那我走了，还要回去整理一下。”

阿柑也不留她，看着美姬的背影，忽然大声说道：

“该生个男孩子了！一个家庭怎么能没有儿子呢？”

美姬乍然听到婆婆的话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尽管阿柑对她生不出儿子屡有微词，但都是含沙射影、隐晦的讽刺而已，像这样明白直接地给压力，这还是第一遭。美姬眼眶里含着泪，她倒不怨恨，只是更深刻感到生子的必须和压力了！

今天剖腹，马上揭晓，再也躲闪不得！她隐隐觉得害怕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她曾听人说，医生只要听胎音便知男婴女婴，而通常医生愿意泄露婴儿性别的，都是男婴！她也问过医生，医生却只笑笑，从不回答……会不会又是个女孩！

美姬不能再想下去，若是一味钻牛角尖，到最后她一定没办法也没勇气进手术房去！这一关，不管是危险或转机，她都一定得去面对。至于后果如何，现在根本不能去想！

午后，美姬收拾停当，自行前去医院。按理说，既是动手术，自然应该有家属在旁才是，但郑松辉推说公司有事，吃过饭就借故出去了，一点也不曾过问妻子究竟需不需要人家作陪。

何地再逢君

或许因为前两胎让他大失所望，这第三胎郑松辉不能再忍受枯候手术室之外，然后再度失望落空的历程吧？尤美姬如此自解，忍受没有丈夫、家属精神支援的孤独，自己前往医院。

她住的是双人房，邻床巧的也是要生第三胎的妇人，而且那么巧，竟也是剖腹产的！

知道美姬前两胎生的是女儿，姓卢的妇人喟叹着：“要是我们两家交换一个就好了，我生了两胎男的，真希望第三胎是个女儿。”

还有人希望生女儿的，真意外！美姬苦笑着听卢姓妇人说话，谁都知道生两胎男孩之后，心情笃定，说出来的话自然与她不同。

“即使生三个男孩子也不要紧，你婆婆说不定还高兴哪。”

“不会，我婆婆也希望有个孙女，更何况我们不能只管别人怎么想，我们得多为自己想想，有个女儿多贴心啊！男孩子以后就是替老婆养的！”

“有男有女，总是最好。”

接下来的时间并不好过，要做种种手术前的准备，而且从午夜十二时以后禁食。

两个怀着既相似又不同心情的女人，住在同一病房内，那手术前的一晚，两个女人都没有陪伴或照顾的亲属。

次日清晨，尤美姬被安排在第一刀，郑松辉或任何

家属都没有人到，虽说是第三胎经产妇，但既要开刀，家属这种冷漠的表现就引人争议。开刀房护士传唤不到家属，不免嘀咕：

“产妇开刀，怎么家属都没来？”

“我先生在忙……”

“再忙也该来！才一、两个小时的时间。”

在旁的卢姓少妇的婆婆忙说：

“没关系，我可以帮忙照顾！”

尤美姬赶紧谦辞：

“不必不必，卢阿姨，我没事，您照顾您家媳妇就好。”

“没关系，既然同房间，就是有缘，你不必客气。”

结果不等有任何结论，尤美姬便被推入手术室内。除了对手术的例行恐惧，事实上她也不无怨怼。明知这个时间她要动手术，尽管失望，也该勉为其难来一趟才对！生女儿又不是她愿意的，她也没办法呀！这种事全怪她也没用！全不探头，实在是无情了一点！

两个小时后被推出手术室的尤美姬仍旧昏迷着，这倒也好，不会马上得知她第三胎仍生女儿而即刻感受到失望……至少等睡上一觉再说！

从这个病房两位产妇的遭遇看来，天公真是有点太爱作弄人了！卢家第三胎生的仍然是男孩！老天爷仿佛专为和人们的期望相违背似的，总是来一个意外！

傍晚时分，两个产妇先后醒来，卢家婆婆煮了腰花

猪肝给媳妇果腹，尤美姬床榻却无人过问。

卢家婆婆好心地用另一只碗盛了点猪腰递给美姬：

“吃一点，不然饿坏了！”

“不！”美姬忙忙推辞，“我不饿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”

“用一点，没关系的，我煮得很嫩！”

正推来推去之间，美姬忽然瞥见丈夫郑松辉在病房门口出现。

美姬低声对卢家婆婆说道：

“我先生来了。”

郑松辉慢慢踱了进来，只略略向卢家婆婆颌首示意，显然没有深入交谈的欲望。

他站在尤美姬床前，默默看看妻子，再看看病房四周。

美姬歉疚万分地说道：

“真对不起，又是女孩子……”

原本面无表情的郑松辉，突然脸色大变，充满惊愕、忿愤又不可思议的表情！

“我也……真的很抱歉……”美姬恐惧地嗫嚅着。

郑松辉突然伸手自口袋中掏出几张钞票，放在床头柜上，匆匆地，几乎是气急败坏地说道：

“你自己去买吃的。”

然后，不等美姬有任何反应，他返身就跨出病房，

没有任何留恋。

尤美姬先是错愕地发愣了一会儿，不久才又羞愧又悲伤，哀哀切切哭了起来。毕竟在人前如此不留余地，也太叫她难以为情和难以做人了。

卢家婆媳冷眼看了这一幕，自然了然这一切所代表的意义。尽管连续三胎都生女儿，但夫妻究竟是夫妻，哪有放着刚剖腹生产、连坐也坐不起来的太太，无吃无喝、没人照管，就那样绝裾而去？这男人也未免太绝情了些！

“坐月子期间不要哭，伤眼哪。”卢家婆婆款言安慰着尤美姬：“我反正煮来了这些，我们家媳妇吃不了，你算帮着吃吧，不然再带回去，再热，硬了也没人吃。”

“是嘛！”媳妇也帮衬着在旁劝说：“有缘才能住同房，我妈说得对，哭了伤眼，快趁热帮我吃了这些！”

在婆媳两个劝说下，美姬慢慢收住哭声，束手无策地说道：

“剖腹三次，已经没有机会再生下一个了，难怪他要生气。”

“事情也不能这样说，这生男生女虽借着女人的肚皮，却也不能全怪女人，男人也有份嘛！哪能全推给女人！没有男人，女人根本不会生哪。”卢家婆婆有条有理分析着，“像我们家媳妇，一口气生三个男的，固然是她肚子争气，但跟家风，跟命运，跟我家儿子都有大关

系。”

“是啊，这叫天不从人愿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我原来好希望第三胎是个女儿，女儿贴心啊。但现在也没有指望啦。”

旁人安慰的话根本没用，再怎么讲，日子全是她一个人要过的，是好是歹、酸甜苦辣，全得她自己去尝、去受，别人是没法代替的。

但，那毕竟是人的温情，是她在孤独无助中惟一的善意。

这善意持续了好些天，开完刀无法出去买食物的尤美姬，三天来都是靠卢家婆婆“顺便”带来的食物过日子。她人在床上，无计可施，只有惦记着放在心上，看看日后怎么报答。

要出院的前一天，卢家婆婆也在场，卢家媳妇望月忽然向尤美姬提出一个相当令人意外的建议：

“我生了三个儿子，你生三个女儿，我们两人都不能再生了！既然有缘住同一病房，不如再结个更深的缘，我们来交换孩子吧，我这第三个儿子给你，你的第三个女儿给我，这样我们两家都算有儿有女，没有遗憾。”

美姬被这提议吓到了，一下子没有办法做出反应。

卢家婆婆一旁帮衬着说道：

“我们家过得去，我看你们家境也不错；女孩是我

们自己想要的，自然会好好疼她；相对的，我们家儿子入你家门，我们也会放心。这事，我们是商量过的，我儿子也同意；你自己如果不反对，就回去和你丈夫商量商量。反正将来两家是可以互相来往的，孩子随时看得到。”

美姬一时有些慌张，结结巴巴说道：

“这……我是没什么……意见，但该当回去问我先生，毕竟这……是件大事。”

“那自然是。”卢家婆婆通情达理地附议着：“一定得去问问你先生，彼此商量考虑一下。”

望月细心地留下一张写了她家住址电话的纸片，体恤地说道：

“不要急，慢慢考虑。”

那建议骚动且扰乱了美姬的心。把亲生女儿换掉，说起来有些狠心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卢家主动要她，一定会好好待她，总胜过在家当个讨人嫌的多余的一个！何况，以后也可以常常看到她！又不是从此不见。

美姬心里七荤八素、胡思乱想。若非丈夫弃嫌，否则她是宁可要留住自己那不受欢迎的第三个女儿的，再怎样，总是自己亲生……无奈，却因伊是第三个而被嫌弃，伊也无法决定自己命运啊！

到了出院那天，美姬自个儿叫车回去，她很体谅因失望而不愿照顾她的丈夫，尽管大家都不以为然，认为

何地再逢君

郑松辉既不成熟心肠又粗糙，美姬却认命地以为自己罪有应得。

她回去的第一天，婆婆亲自送饭来，一见她的面，一点也不想掩藏伊的失望，开口便说：

“这下子没半个儿子，将来怎么办？我们家，不管嫁、娶，人人都生得有儿子，就是你……唉，真是不争气啊！松辉的命怎会如此？连个儿子也没有？人家一连三胎全是儿子！”

就因为阿柑如此几近指责的言语，使得美姬不敢开口，惟有暗自神伤。

生过之后大约十来天，有回阿柑又亲自过来，她一边张罗儿子的晚饭一边脱着眼看媳妇，不免又抱怨起来：

“说来说去还是得怪美姬，人家自然生的，要几胎有几胎，你偏偏去剖腹产，高高贵贵，只能生三胎，你不是害自己？”

美姬无法充耳不闻，只能强迫自己隐忍下来，只说：

“有人想和我们交换老三去养，不知您们意思怎样？”

阿柑一听，马上停止动作，正面弓向美姬，问道：

“你说是谁？”

“我同病房的妇人，她生了三胎男孩，想要女孩——是她提议的。”